

## 01 鹹酸甜

游淑靜

人攏叫阮阿爸「鹹酸甜的」，因為伊較早捌佇商展咧賣鹹酸甜。

阿爸是彰化人，細漢厝裡散赤，無通予伊去讀冊，所以大漢干焦會當做一寡粗重的工課。閣因為袂曉好好仔照顧家己，七少年、八少年就帶疼响。結婚了後，就搬去較燒熱的屏東，阿母後頭厝遐蹠。

阿爸為著某囝，人生閣加一味心酸的味。來到屏東，阿爸逐工去外口四界蹠，那蹠那看有啥物生理通做。伊頭殼誠好，落尾共阿母講：「無，來賣咱彰化八卦山出名的鹹酸甜好矣！」拄開始干焦暗時去排商展爾爾，等兩個小弟出世，閣想欲買一間家己的厝。伊就拚勢做，透早擔擔佇菜市仔喝賣，中晝轉來食飯。歇一睏仔，下晡就閣割果子咧賣，欲暗仔轉來暗頓食煞，隨閣拚去商展賣鹹酸甜。按呢從來從去，毋捌聽伊咧喝忝。若商展拄好排到阮庄，我會綴去共鬥賣。歇寒、歇熱的時，就逐工綴伊去別庄。因為有去鬥賣，閣較了解伊心內的酸恰苦。

阿爸頂真閣實在，貨攏愛親身去看過才會放心，所以年節時仔，伊攏騎 oo-tóo-bái 轉去彰化，順繼去看貨，才拜託頭家共貨寄落來。阿爸講生理愛做信用的，因為按呢，人客足濟，嘛才有法度共阮這陣囝仔對一蕊紅紅晟甲大人。

阿爸的愛，若像共伊性命的鹹味、酸味，變做甜味，傳予囝兒序細。

毋過嘛因為日也做、暝也操，原本虛荏的身體就愈害矣。會記得我國中的時，佇房間讀冊，定定會聽著阿爸倒佇隔壁間的眠床頂哼喘，彼陣我心肝頭規个綴咧酸，喙嘛定定無細膩去舐著目屎的鹹味。

好佳哉，天公疼戇人，後來人共報講，運動對身體真好，伊就開始逐工足骨力運動。親像行路、山恰練氣功，閣會去阮遐的涼山水沖泅水閣沖身軀。就按呢，伊的身體就沓沓仔好起來矣！這馬伊已經七十外仔外矣，猶是逐工恰阿母去山頂行路。阿爸講會當度過疼响，會當陪阮大漢，看著囝孫成人，就是一種福氣。以前的鹹味、酸味算啥物，早就成做人生正港的甜味

## 02 龍眼乾煎卵

陳明芳

寒人透早拄欲六點，天毋甘願光，我嘛猶毋甘願醒，干焦冷風上骨力，對我的毛管空鑽入去，規身軀走透透，連棉襪被本成的燒烙嘛予伊吸了了。全款的季節、全款的早起，無全款的是，我已經真久毋捌食過阿媽彼碗龍眼乾煎卵矣。

我讀國中的時，逐工攏著騎鐵馬，拚一段四公里的路途，惹過幾若个庄頭，盤過埔鹽去到福興的學校。雖罔這是一逝直溜溜的路途，毋免彎來幹去，毋過若是拄著透風落雨，抑是大寒的時陣，我就感覺家己親像是欲去西天取經，毋知佢一工才會到位？好佳哉，我腹肚內彼碗龍眼乾煎卵法力無邊，有食有行氣，予我會使擋到學校，毋驚霜風的凌治。

阮阿媽毋是一个真勢煮食的婦人人，毋過伊攏食的攏誠有心。寒人透早，佇我面漚面臭趕欲出門的時，伊攏會好聲好說共我吩咐彼碗龍眼乾煎卵是用烏麻油煎的，閣有濫米酒，姑情我絕對愛食落去較袂驚寒。我看彼碗煎卵毋但色水陪陪，閣有淡薄仔臭火焦，實在是袂開脾。毋過阿媽七早八早就佇灶跤無間頓頓，用伊預顛煮食的跤手，拚時間趕佇我出門進前，兇兇狂狂彼碗煎卵捧咧，從對我遮來，袂輸查某嫻咧侍候小姐全款。我煞遐爾仔惡質，對伊歹衝衝，實在不應該。想到遮，我就連鞭共彼碗煎卵接過來，兩喙做

一喙共哺哺吞落去。想袂到彼碗外表真無贏面的龍眼乾煎卵，食起來煞有一種連山珍海味都無法度比並的滋味。龍眼乾的芳甜勻勻仔佇喙空焮開，溫馴的特性予人食了袂飢；米酒的熱情細膩仔跟綴薑母的老步定，寬寬仔安搭規身軀受寒的每一跡。尾仔是烏麻油佇喙內疊甲湏滿滿的喉韻，是一種無論經過偌久，攏會一直數念的癮。

阿媽的龍眼乾煎卵，伴我度過國中綿爛讀冊彼三年的寒人早起。讀高中了後，我就離開厝。一直到讀大學、出社會，我恰故鄉煞愈來愈疏遠。如今阿媽的形影我已經無機會通閣看著矣，毋過彼碗龍眼乾煎卵的滋味，佇逐年的寒人早起，攏會溫暖我的記持。

### 03 囡仔時代

辜玲瑩

阿樹伯仔對菜園仔挽一寡青菜佻菜瓜轉來，夯椅頭仔坐落來那揀菜那想起往過細漢的時。才四年的爾爾，阿樹仔 兜離學校四、五公里遠，逐工中晝欲食晝的時，因為彼時陣學校無營養午餐嘛無便當通食，逐个囡仔攏愛轉去厝裡食飽才閣去學校上課。

中晝欲轉去愛行過打馬膠路、石頭仔路佻塗沙仔路。彼當陣佇庄跤逐家攏誠散赤，無鞋通穿。熱天時，毋管行佇佻一種路，阿樹仔無穿鞋的跤底，予曝甲燒燙燙的塗跤燙甲跣跣跳。歹運的時閣會予刺仔抑是尖尖的石頭仔鑿著，喙齒根咬咧，嘛著那哀那跳倒轉去；寒天時，穿兩領薄薄的長襖，規身軀寒甲 gih-gih 顫，跤予霜風凍甲全全是必痕和破空。褪赤跤行佇冰冷、砧砧的石頭仔路，彼是疼入骨髓。

逐擺阿樹仔轉到厝，面對冷冷清清的厝，阿爸、阿母攏出外去作穡，到暗才會轉來。阿公腦充血，倒佇眠床幾若冬囉。阿樹仔趕緊用細口灶起火，共清飯燴燴咧，

清彩炒一盤菜。貯一碗飯菜，捧去飼阿公。阿公食飯較慳、吞著誠慢，阿樹仔急甲一直叫阿公較緊咧。一碗飯飼好，阿樹仔也家己清彩扒一碗，一起趂就走，趕欲轉去上課。

去到學校當然嘛是袂赴矣。照規矩，上課的時間傷慢入教室的，就會予老師罰「夯椅仔枷」。逐擺阿樹仔兇兇狂狂走入去教室，就自動恬恬仔共椅仔夯咧，行去教室後面跪落。有一工老師叫伊免跪，轉去坐咧上課，原來老師已經知影伊袂赴上課的原因矣。自彼擺開始就無閣予老師罰「夯椅仔枷」囉。

阿樹伯仔感覺往過是農業社會，家己食過遐濟苦就是冊讀無濟、條件無好所致。這馬時代進步，逐家學歷提高，毋過時機煞愈來愈標，想欲順利、平安佇社會上倚起並無簡單。這馬的少年囡仔誠好命，食好做輕可閣勢比並，敢是好命過頭矣？佳哉 孫阿強仔猶教會行，伊想欲栽培囡仔有智識閣勢做工課，粗的、幼的齊會曉，就免煩惱後日仔路是彎的抑是直的矣。